



巴山明珠新北碚

■ 糜建国

“问君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李商隐这首《巴山夜雨》早年就能背得朗朗上口，但对诗里的“巴山”，没想到却是有所特指，是缙云山。山脚下一座城，一条江。江像一条腰带，绕城而去。那江，叫嘉陵江；那城，叫北碚。

我们家一共六姊妹，在我们这一代中，除了姐姐有一个叫一兰的女儿外，其他全是儿子，在心里面对这个外侄女就特别疼爱。也是姻缘巧合，外侄女一兰就刚好嫁在了北碚，于是就有了更多的机会去她家，但也并没有仔细看过北碚、念过北碚、想过北碚。初识北碚，北碚就是一座山，一条江，一座城。

去年底，有幸跟随重庆知名作家看北碚采风团前往北碚，有了一次深刻感受。这一天下来，北碚像一幅画卷，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

在近年来的快速、厚实发展中，北碚已不再是一颗被缙云山的雾覆盖了明珠，也不仅仅是文人荟萃了，经济和科技已经作为北碚发展的主体。科技兴碚，未来的北碚，必将是一个科技文化名城。在文化的层面上，将烙上深深的科技印痕。由于时间紧，我们重点参观了歌马隧道和水土高新园区。

一路向北，出重庆、进四川，进出都要穿过北碚隧道。随着城市的发展，北碚隧道已经无法满足车辆的运行了，就在当天下午返程过程中，恰逢周末，进城和出城

大军浩浩荡荡，我回来整整开了两个小时。这时候，我们不禁要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缓解这个交通压力，分流一下，让进出北碚更加快捷、方便呢？记得很早时期，社会上流行着一句顺口溜：要致富，先修路。在今天，我们有幸体验了另一条隧道——歌马隧道，并完成了它的处女之行！

刚到中梁山下，我们看见鬼斧神工般挖出的一对大眼睛。这是一双未来之眼。里面有神秘、有期待，还有惊喜；而透过这双眼，望出去，更能看见未来的繁华、厚重。经北碚区建委领导介绍，那就是歌马隧道。当我们车子缓缓驶进隧道，由于还没装饰，没安装灯光、指示牌等，随着车子匀速前进，我竟然有一些不真实的感觉，像进入了一座时空隧道，让我的思绪飞扬起来。

歌马隧道作为重庆市主城区重点控制性工程，它轻松、潇洒地穿越中梁山而来，是北碚区最为复杂的自建基础设施工程。隧道位于渝武高速北碚隧道南侧约4公里处，东起蔡家岗街道，有些奢侈、豪华、高调地穿城而过，最后连接绕城公路协睦立交；西至歌马街道，连接歌马立交，通过歌马立交爬上渝遂高速，向向西坝子呼啸而去。

听北碚区建委领导讲起，歌马隧道设计为分离式双洞、双向六车道，左洞长4.187公里，右洞长4.15公里，设计时速80km/h。歌马隧道设计能力6万辆/天，而且其路面宽度按照物流道路设计，比一般

隧道宽50公分，可以让两辆大车，一辆小车同时通过。车辆从主城区核心区经过北碚进出，将起到强大的分流作用。一旦通车，北碚隧道的拥堵将被从此改写。

处于整个北碚交通“三横三纵”骨架路网上的歌马隧道，应运而生，让我们感受到歌马隧道不是一条一般意义上的隧道！歌马隧道，它将起到交通引领带动、促进区域经济腾飞的作用。

如果说歌马隧道让我们看到了直接的经济效益，那么作为两江新区的水土高新产业园，则充分向我们展示了北碚的科技魅力。科技兴碚，已不是传说，其巨大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应已经显露山露水。

两江新区是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后，成立的第三个国家级开发开放新区。两江新区因位于长江以北、嘉陵江以东而得名。目前，国家对两江新区的政策叠加优势突出。水土作为两江新区重要的功能区之一和打造万亿级先进制造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近7年的发展，让我们采风团不得不刮目相看！

水土古有“白天千人躬身，夜晚万盏明灯”之称，足见其繁华兴旺。曾经繁华的水土于上世纪70年代沉寂，在今天整体被纳入重庆两江新区后，随着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的成立，一大批国家级、世界500强企业落户水土，水土迎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站在水土园区观景台上，视野开阔，对面龙洞山黛黑、厚重，背后华蓥山巍峨、绵延。竹溪河幽幽纵贯南北而过，整个园区尽收眼底，繁华渐起。不禁让我们感叹连连，曾经的荒野野岭，如今如海市蜃楼般矗立眼前，并告诉我们：这不是梦！

北碚，这颗缙云山下的明珠光芒已经渐渐显现。以浓郁的文化氛围、著名的风景名胜、秀丽的花园城区而名扬四方的北碚，正凭借两江新区的利好，打出蔡家组团和水土组团两个科技组合拳，从而与青黛山水、人文底蕴相得益彰，文化与科技两套马车并驾齐驱，演绎出在新时代的发展史。掩打露出水面，科技兴碚已扬帆起航，破浪向前。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北碚北碚

■ 张华

北碚北碚，已经有
无血无肉无杂念的

——机器人
北碚北碚，早已有
有血有肉有灵魂的

——文化人
雅舍原本不雅
何来幽篁掩映
更无花团锦簇
甚至连门牌号码
也在轰炸声中灰飞烟灭
那位余杭才子
却固执地铺平了大俗
写出了活色生香的大雅：
“生死是一件事
有生即有死
有死即有生”
“你走，我不送你

你回来，不管狂风暴雨
我都会去接你”
他的小品绝非白开水
他的小品更非流水账
在国破山河在的日子里
他的小品寄往沦陷区
就是家书抵万金
他的小品发往抗日前沿地
就是排山倒海的动员令
老舍原本不老
不惑之年正当年
还是在这缙云山麓
他一笔管狼毫
他一笔小楷
驱遣百万字百万雄师
筑起了《四世同堂》
祁家人，钱家人，冠家人

面对血淋淋的倭寇刀
自感惑走向不屈
从不屈迈向反抗
“为雪国耻身先去
重整山河待后生”
家族绵绵不绝
民族生生不息
泱泱华夏齐欢庆
永生永世大同堂
吴宓何曾有宓
他何曾心如止水
他打坐，便坐成了
国学院的掌门人
王国维，梁启超，
赵元任，陈寅恪……
好一派群星灿烂
他则是众星拱卫的北辰
他伫立，则立成了

好一棵参天大树
钱钟书，徐中舒，
吕叔湘，王佐良……
吴氏桃李满天下
中西贯通于心
古今交融于怀
中文系、历史系、外语系
他移步换形说不尽字字珠玑
你很难确认
他是何方神圣
你又不能不叹服
在每一个行当
他都是煌煌大家
所以然，他偏居西师文化村
中国比较文学
一代代徒子徒孙
还是任性地
认他为父
北碚北碚，只缘有了
无血无肉无杂念的机器人
所以才能聚精会神谋发展
北碚北碚，更因有了
有血有肉有灵魂的文化人
所以才能边走边唱向前进
(作者单位：重庆市作家协会)



知名作家看北碚 作品选登



三月，女子书

■ 陈海金

在三月，我多想成为透明的风
轻轻奏响风铃的缠绵
静静翻阅一瓣瓣粉色的梦
红霞，在脸上燃烧
美，在爱人的胸膛燃烧
淡淡的清香
写下一路迷人的浪漫

在三月，我多想成为婀娜的柳
轻轻靠近温柔的流水
细细梳理一根根长长的发丝
耳边滴落醉人的呢喃
心里荡漾旖旎的春光
淡淡的思念
揉捏成一岸纷飞的柳絮

在三月，我多想成为翩跹的蝶
轻轻落在季节的信笺
细细回忆一朵朵春天的唇印
爱与被爱都是一种幸福
拥有与被拥有都是一种缘分
浓浓的祝福
挤满节日温馨的诗行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云：“二月节……万物出乎震，震为雷，故曰惊蛰，是蛰虫惊而出走矣。”那些越冬的小动物钻到泥土里，称为“蛰”。它们虽然在地下，在洞穴中冬眠，不饮食不省事，但时间太久了也会瘦弱饿死。古人对气象的认知很独特，他们认为“惊蛰”时天气转暖，雷神以打雷的方式，来惊醒蛰居的小东西们，让它们睁开惺忪的睡眼，出来活动筋骨，觅食进补，这正是上天的好生之德，怜悯之情。

古人想象雷神是位鸟嘴人身，长了翅膀的大神，正是《封神榜》一书中描述的大英雄雷震子的模样，但雷震子肉身成圣，并没有被姜子牙封神。不管谁是雷神，人们也不去深究，只是想象着惊蛰这天，雷神一手持锤，一手连击环绕周身的天鼓，发出惊天动地的雷声，以惊醒尘世万物：醒醒吧，该出来奋斗了！惊蛰节气，含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极具穿透力，震撼力，让人有一种发愤顿悟的感觉。

作家岸岸对中国的节气有过非常精辟的总结，他说了一句颇为幽默而经典的话：“到了惊蛰，春天总算坐稳了它的江山。”

是的，春天醒了，也是在冬眠了许久之后醒来的。她的苏醒，带来了她江山的稳固，也带来了万千个沉睡精灵的觉醒，这些精灵都是她的臣民。

说到惊蛰，说到雷声，我想到了《三国演义》里张飞在长坂桥头的厉声大喝，声如巨雷。还想到了《水浒传》里景阳岗上的老虎，怒吼一声，却似半天里起个霹雳，震得那山岗也动。人喝声，虎吼声，尚且如雷，何况天上真正的雷声呢？轰隆隆，谁能不感到恐惧和敬畏？其实，除了雷声，还有许多声音，如牛鞭声、敲门声、闹铃声、柳笛声、布谷鸟的鸣叫声，过去堂上的惊堂木声，还有清晨大人呼唤孩子的起床声，虽然微弱，却无不具有警醒和鞭策的作用。

韦应物在《观田家》一诗中写到：“微雨众卉新，一雷惊蛰始。田家几日闲，耕种从此起。”中国地方大，温差大，但到了惊蛰节气，大部分地区都进入春耕季节。公公婆婆们背着锄头在田间侍弄着心爱的土地。年轻媳妇们在苗圃里挖坑栽种花草树木。中青年男人和一些健壮的姑娘们聚在一起，正商议着到何处去打工挣钱。不用天公发威，他们也会自觉地行动，人活着不易，需要时刻为生存而奔波。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候，一个行动的时候，一个有所作为的时候。中国有句古话叫顺天应时，意思就是适应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规律，人和物类，概莫能外。你看，就连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人，也在村边的健身器材上弯腰圈腿，锻炼身体。河滩的开阔地带，小孩子们还没有开学，正欢快地跃着放风筝呢。

麦苗开始返青，荒草发出了新芽，白杨树上结满了等待飞舞的毛茸茸的花絮，翠绿的柳芽刚刚冒出来粒似的小尖尖。几头黄牛拴在山坡下的大石头上，悠闲地啃噬着残留的荒草。花翎鸡在开始松软的土壤里两爪交替着刨食，一大群灰色、白色或灰白相间的鸽子排列在几条并列平行的电线上，以蔚蓝色的天空为壁纸，谱写出一行人读不懂的音符。

“吹面不寒杨柳风”，已经是九九艳阳天了。



又闻春雷第一声

■ 郭增吉



隐美大磨滩瀑布

■ 汪洋

中国的瀑布群里，最有名的当属姓“黄”那两道，一为黄果树大瀑布，一为黄河壶口瀑布。它们用奔腾咆哮制造出来的赫赫声威，让我一度固信再难有别的瀑布与之媲美。但遇见北碚天马村的大磨滩瀑布后，我意识到自己有些浅薄。

第一次去大磨滩，并不是为了看瀑布，而是听闻那里环境清幽，凉爽怡人。车到北碚歌马镇后，沿西南大学柑桔研究所方向一路前行，不多时便来到了天马村。跨过横亘在磨滩河上仅容一车通过的老旧水石桥，再前行约一公里，便有轰然如闷雷般的响声传入耳。曾与多道瀑布有过亲密接触的我，知道这响亮的制造者，一定是大磨滩瀑布。

重庆拥有大大小小的瀑布数以千计，但大磨滩瀑布的地位似乎更独特。很多瀑布都藏在深山密林中，路途遥遥，惟它隐居在重庆主城区一隅，抽个空闲就能一睹真容。在轰然入耳的响声中，从一座突兀而起的小山中间凿出的一条狭窄小公路挤过去后，一条岔道豁然出现在下坡拐弯处，即便没有路牌上红色箭头的指示，从左方传来的巨大水流声，也会诱使你的车轮和脚步情不自禁向左转。左转两百余米后，在激起的一片白茫茫水雾中，大磨滩瀑布以不可阻挡的威势闯入了眼帘。

抬眼望去，一道宽度超过十米的水流，裹挟着一往无前的气势，

从高近四十米的悬崖上直跳而下，用力撞击着下方不知深有几许的大水潭，激起一片朦胧迷眼的白色水雾。突然，一阵清风迎面而来，携带飞溅而起的水雾，轻轻抚摸在我裸露的脸颊和手臂上，一股清凉之意，从皮肤上倾情舒展的毛孔浸入后，原本的燥热顿时了无踪影。瀑布顶端的山崖边沿，水流冲过的痕迹约六十余米宽，这似乎在告诉我，瀑布最宽的时候远超而今我所看到的。我到来之际，重庆持续高温干旱多日，致使瀑布上方的磨滩河，更上游的梁滩河和虎溪河缺少雨水补给，以致瀑布严重瘦身。但枯水期的大磨滩瀑布，向我们诠释了它的另一种美。在瀑布宽度锐减后，悬崖凹陷处的青色岩石暴露了出来，仔细一看，那些青色其实是厚厚的一层苔藓，它们紧紧地攀附在岩石上，赋予了这片悬崖生命之美。但在那些藏身于深山密林的大小瀑布被相继开发为旅游景区后，一度风光的大磨滩瀑布风光不再，成为了被很多旅人遗忘的角落。又或许，正是因为被遗忘，它才能在喧嚣的城市一角，保持一份属于自己的清凉、神秘和静谧之美。

仰望瀑布之际，眼睛的余光无法忽略瀑布旁那一溜两三层楼的灰砖房。这些灰砖房有个统一的名字——高坑岩水电站。因大磨滩瀑布而存在的高坑岩水电站，是重庆早期水力发电的滥觞之地，曾被水电专家朱文杰列为中国早期水力发电的典型实例。早在1933年，近代航运业巨子卢作孚邀请留学法国的工程师张华到北碚对磨滩河进行踏勘，开始了包括兴建水力发电在内的梁滩河规划设计。但直到1943年6月，才成立了名为富源水力发电公司的董事会，开始建设高坑岩水电站。一个进入了古稀之年的高坑岩水电站，给大磨滩瀑布的自然美加上了厚重的历史人文之美。因为高坑岩水电站，大磨滩瀑布一度拥有另外的名字——高坑岩瀑布。但人们念念不忘的、牵肠



大磨滩瀑布 董莹/摄

挂肚的，还是大磨滩瀑布这个名字。关于这个名字，一说是因为上方河中石滩上有一块状如石磨的圆形石头，一说是河岸边有一大水磨。而今，不管是形如石磨的圆形石头，还是大水磨，都被奔腾的流水冲毁了，不见踪影。坠入崖下深潭后，大磨滩瀑布的流水并没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前行，跳过了几百米开外的小坑岩后，以不可阻遏之势，从北碚嘉陵江小三峡之一的观音峡上口龙凤溪溪口汇入嘉陵江，再卷入长江，奔向大海。

如此的大磨滩瀑布，难怪会吸引郭沫若、于右任等名人大家涉足，并写诗作赋。在流传下来的诗作里，以赵筱麟的《高滩喷雪》为最：“悬崖镇日雪花弹，十里清溪大磨滩。万古晴空霏玉屑，我来六月亦知寒。”

隐身喧嚣的都市一隅，大磨滩瀑布的自然之美，似乎更生动。很多时，旅游的乐趣并不在于你到过多少名山大川，而是能否找到近在咫尺的隐逸之美，能否在隐逸之美里心归宁静。

中光眼镜 ZHONGGUANGCLASSES
《中国质量万里行》质量万里行单位
重庆市消费者信得过企业
北碚区学生验光配镜中心
地址：中山路115号
电话：68864688 68287379